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三十九
至四十二



13
849
273



43
849
273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文章第三

梁謝朓莊第二子初仕齊為吳興太守世祖嘗問王

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朓得父膏腴

江淹有所著文章竝行於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謝淪朓弟也為侍中世祖起禪靈寺勅淪撰碑文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九

柳惔好學雅善製文初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
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惔著
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位至尚書左僕射

沈約博通墳集能屬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
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
爲郊居賦以見意著文章志三十卷文集 百卷以
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留襟窮其妙趣
自詣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位至左光祿大夫侍
中

任昉雅善屬文尤長於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

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
所推揖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也所著文章三
十三卷數十萬言盛行於世位至寧朔將軍新安太

守

范雲善屬文位至尚書右僕射有集三十卷

庾肩吾八歲能賦詩時爲兄於陵所友愛文集行於
世位至度支尚書

周興嗣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
之爲散騎侍郎集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二橋
舊宅爲光澤寺勅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

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命興嗣撰書平叔其文甚高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賞嘆之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謂為吳體建安王偉鎮揚州引為記室

袁峻天監初為鄱陽王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又奉勅與陸倕各製新闕銘

高爽於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鑿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先是濟陽江洪會稽虞騫與爽竝工屬文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柳惲天監初為相國長史兼侍中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高祖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揚宮

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為高祖所美

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官至太嘗

卿

到洽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

張纘為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四千餘言

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傅映泛涉記傳有文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

琛友善繪之為南康相映時為府丞文教多令具草

王筠為殿中郎為文能壓彊韻每公宴竝作詞必研

美尚書令沈約深所推獎嘗格高祖曰晚來名家唯

亮王筠獨步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

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

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

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切連蹙約撫掌欣抃口

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雜切次至墜石髓星及冰懸瑱而

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可以

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

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嚮顧

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侔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楫玉振克諧之義寧

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於此嘆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爲中書郎奏勅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辭甚麗逸又勅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昭明太子薨勅爲哀策文復見嗟賞筠終光祿大夫司徒左長史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較尉上玉璽銘武帝發詔褒之嘗好韻語及拜步兵較尉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較實大尉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興記三卷

王僧孺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爲御史中丞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之人沈約以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最遷少府卿張率少好屬文而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有虞

訥者見而誅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率爲司徒掾直文德省作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高祖手勅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待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勅往返數首

謝覽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卽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

信乃俱國華

苙革舉秀才累遷度支尙書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子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郎中

劉孝綽爲秘書監辭藻爲後進所宗世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威孝儀皆其弟孝威爲太子中舍人庶子率更令掌館記大通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

上頌其辭甚美孝儀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竝工屬
文兄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卽孝威孝儀
為尚書殿中郎勅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
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規為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
獻新殿賦其辭甚工

蕭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弄屬文位至都官
尚書

蕭洽字宏稱功敏悟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高祖
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又勅撰當

塗堰碑辭亦瞻麗集二十卷行於世官至司徒左長

史

康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之子湘州刺史揚公則
是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謂桓靈

竇復出靈寶桓玄小字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

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
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終新安太守

江子一為中書侍郎卒有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何遜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
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

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後為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稱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竝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二人並有文集

補修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
謝朓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其露降士林館蘭獻頌
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
奉令製宣成王奉述中庸頌所製詩賦碑頌凡數十
篇

謝幾卿好學博涉有文彩起家預章王國嘗侍
陸雲公好學有才思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
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
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
王籍好學博涉有力氣樂安任昉見而奇之嘗於沈

約坐賦得詠燭甚為約賞後為湘東王諮議參軍隨
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
至若邪溪賦詩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
以為文外獨絕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
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
有嚴周

何思澄為安成王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游廬山詩
沈約見之大相稱賀自以為弗逮遊居郊宅新構閣
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
辭辭文典麗思澄子助嘗為敗家賦擬莊周馬捶其

文甚工世人記曰人中爽爽何子朗終國山令

劉杳工屬文沈約郊居宅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
以所撰文章示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
書曰平生愛惜不在人中林整之權多與事奪日暮
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微懷清曠拓宇東郊
匪云止息正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
休延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敢髣髴君愛素情多惠
以二贊辭采研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
以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共事弘多輒當置
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上篇竝為名製又山寺既為

警策贈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兼乎此美遲此敘
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者林廷賦王僧孺見
之嘆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中遷尚書吏部郎
署儀曹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焉
劉顯以五官掾兼吏部嘗爲上朝詩沈約美之約郊
居宅新成因令工書人題於壁

謝敞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見賞於世大同二年
卒友人鄆瑯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終尚書左丞
臧嚴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嘗侍從叔爲江夏郡攜嚴
之官於塗作屯游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

富麗

伏挺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
樂安任昉相歎異嘗曰此子目下無雙著邇說十卷
文集二十卷

丘遲年八歲便能屬文高祖平京邑特引爲驃騎主
簿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遷中書侍郎高祖著
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所著詩賦行
於世遲辭采麗逸時有鍾磬乃著詩評云范雲婉轉
清便如流風迴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
如此

到漑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
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答
云余衣本百結聞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
貪

劉昭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起家奉朝請
諸葛璩舉秀才不就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敞集
而錄之

劉之遴舉茂才為太學博士中丞梁藹郎之遴舅憲
臺奏彈皆之遴草焉
朱异為大學博士有文集百餘篇

司馬娶為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
為十卷

蕭子顯好學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
曰可謂得其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有文集二
十卷終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蕭子暉為員外散騎侍郎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惠
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到蓋左民尚書漑之孫早慧歷尚書殿中郎嘗泛高
祖幸京日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覽以示漑
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

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
 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王訓為侍中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領袖
 劉苞字孝嘗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洗馬掌書記侍
 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事苞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漑漑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
 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燕坐山陰之游山陰文集二
 庾於陵清警博學有才思為荊州大中正卒有文集

十卷

鍾嶸字仲偉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嶸為寧朔記

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
 拔樹石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
 典麗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嶸亦
 劉峻字孝標安成王季好峻學季遷荊州引為戶曹
 參軍後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樓
 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遷
 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高祖頗嫌之故
 不任用乃著知命論以寄其懷齊文集二十卷
 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語古今文也勰自
 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

理總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師碑誌必請總
 制文終步兵較尉心細辨五十餘篇古今文
 庾仲容精專篤學為勳縣令卒有文集二十卷行於
 世不文始率卦而博不非
 任孝恭為司文侍郎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自撰
 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高祖集序
 蕭子範為秘書監有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有
 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郡王數詣蕭文士滂確亦
 預焉大寶初葬簡皇后使子範與張纘俱制哀策文
 簡文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水

後梁蔡太寶自宣帝為岳陽王特署記室及即位以
 為侍中尚書令太寶文辭贍速帝之章表書記敕令
 詔冊竝太寶專掌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世
 傳准有文才善辭賦官至度支尚書所著文集二十
 卷世
 范迪順陽人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
 右丞散騎嘗侍有文集十卷文章
 沈君游吳興人博學有辭采位至散騎嘗侍天保十
 二年卒有文集十卷文
 陳沈衆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武

帝製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
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成奏帝善之尋除鉅南湘東
王參軍

何修之爲尚書左丞卒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

虞寄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棲遁之志
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嘗侍大
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雉色寶珠武帝觀之甚有
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
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夫盛德之形
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

惟以書籍自娛

杜之偉幼精敏有逸才爲太學限內博士皇太子釋
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
之偉製其文令人傳習以爲故事劉陟等鈔撰羣書
各爲題目所撰富民政教二篇皆之偉序
虞荔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
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
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
爲士林學士

沈初明爲吳令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初明委

以書記之任初明固辭子仙怒命斬之或救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事皆出於初明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初明製表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於白茅灣登壇設盟初明爲其文

徐陵八歲能屬文旣長博涉史籍縱橫有才辯梁簡文在東宮掌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元帝遣使北齊累求復命終留不遣乃致書於齊僕射楊遵彥遵彥不報齊送貞陽侯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入陳爲侍中太子少傅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等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文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僅三十卷

徐儉陵之子勤學有志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

年二十一攜老幼避於江陵梁元帝聞名召爲尚書
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嘆賞曰徐氏之子復有
文焉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其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
祭景歷爲度支尚書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
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其文
姚察武帝永定初爲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
徐陵領著作復引爲史佐致仕等表竝請察製焉陵
見歎曰吾弗逮也察每有製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
白首不倦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
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

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
攬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
陵已下諸名賢竝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第
五十韻嘗入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
江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湏公所
和五百字用偶徐僕射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
公此製僕詩亦湏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
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顏晃少孤貧好學有詞采初爲文帝記室參軍高祖
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

義該典高祖大奇之
陸琰字溫玉累遷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
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
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
久之賜衣一襲
傳釋在湘州王琳聞其名引爲記室琳敗隨琳將孫
瑒還都時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釋啓謝辭理
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尋召爲撰史學士除
司空府記室參軍

陰鏗幼聰慧五歲能誦數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

五言詩爲當時所重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文帝
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帝卽日召鏗預宴使賦
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嘆賞之

褚玠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
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麗靡玠所製章奏
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絲是見重於時位終御史
中丞

陸琛少警俊文帝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
甚有詞采絲此知名舉秀才赴京衡陽王正簿兼東
宮管記

徐伯陽爲侯安都司空參軍宣帝大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郢王繇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遂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伯陽爲新安王記室時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廬嶺置宴酒酣命筆賦雜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共成王勗以奴婢及雜物皇太子李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嗟賞

陸瑜少篤學美詞藻爲東宮學士宣帝大建二年太子釋奠於太學宮臣竝賦詩命瑜爲序文甚瞻麗謝貞爲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河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江總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艷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艷篇有好事者相傳諷玩於今不絕至隋爲上開府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行於

世

陸從典爲太子舍人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
總令從典爲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
蕭允爲鄱陽王長史王出鎮會稽允行經延陵季子
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詞理清
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
如徵曰其清雲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
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
沈不害爲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善屬
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

尋簡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
乎著文集十四卷初不害爲衡陽王記室參軍兼嘉
德殿學士表改定樂章文帝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
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

張正見幼好學有才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有集十四
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江德操好學善屬文位終新淦令所著文章十五卷
庾持篤志好學尤善書記每屬辭好爲奇字有集十
卷位終步兵較尉

後魏張袞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袞爲左長史

從太子破賀納遂命羣官登勿居山游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為峰以記功德命袁為文

鄧穎為中書侍郎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萬詣行在所詔穎為文銘於漠南以紀功德

袁躍字景騰博學有雋才為員外散騎嘗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至阿那瓌之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旣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詞甚美後遷太傅清河王懌文學懌之文表多出於躍

崔玄伯少有雋才因符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父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叔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緯錄於允集玄伯位至天部大人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封軌為廷尉少卿沉謹好學博通經傳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陸曄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

位至伏波將軍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爲太嘗卿
上代都賦因以諷規亦二京之流也初允太武神麀
中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再遷中書令獻文
初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
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

槩

高和仁爲殿中侍御史少清簡有文才爲五言詩贈
太尉屬盧仲宣仲宣深所嘆重

李籍之性謹正粗涉文史爲大中大夫著忠誥一篇

文多不載

胡叟少聰慧好屬文旣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
之句初入長安京兆韋祖思召而見之待叟不足叟
拂衣而出至主人家賦韋柱二族一宿而成年十有
八矣具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
鄙瀆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歸
後爲武威將軍家於密雲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
文成時召叟及金城宗舒竝使作檄劉駿躡躡之文
舒劣於叟舒尋歸家
游雅爲秘書監文成詔爲太華殿賦

高閻爲中書侍郎奉詔造鹿野苑頌北伐碑獻文善之位至光祿大夫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二卷其文亦高允之流二高爲當時所服

趙逸好學夙成爲中書侍郎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篇

盧道將秘書監淵子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位至司徒司馬卒所遺文筆數十篇

劉懋字仲華博綜經史位至太尉司馬所著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世

游肇以文雅見稱爲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位至驃騎將軍

崔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爲散騎侍郎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

李彪爲御史中尉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

李諧博學有文辯當時俊才咸相欽賞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邢彥字士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耆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三百郡國詩以答之凡所爲詩賦銘贊及表記啓數百篇五十餘卷

甄密字叔雍侍中琛從父弟也太和中爲奉朝請密疾世俗會兢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

甄琛爲侍中所著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又著傑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綱素三論頗

袁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自廷尉少卿出爲平陽太守頗有不平之論及之任不自得遂作惡歸賦累遷度支尚書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

嘗景少聰敏長有才思爲太嘗博士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記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宣武悉付侍中崔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嘗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刻石正光中除景龍驤將軍孝明於國子寺行釋奠之禮並召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

高聰徙於北京中書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
爲允立碑每云吾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嘗綽以
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
觀之尋味良允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
允之德今見當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尋進
號冠軍將軍時尚書令季崇等追討躊躇不及詔景
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勅勸衆而返景經山水悵然
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景性溫和恭慎每讀
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
爲相讚而述之所著數百篇行於世

邢臧字子良博學有藻思爲太學博士孝明正光中
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當時稱其理博有文
筆凡百餘篇

裴景融雖才不稱學而敏綬無倦文辭泛溢理會處
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郡賦云孝莊時
爲諫議大夫領著作

柳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裴叔業昔逆歸順契闊危
難之旨又著喪服約而易尋官至司徒諮議叅軍
楊固爲治書侍御史尉王顯奏固剩請米麥免官旣
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願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

張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位至瀛州刺史

高謙之有學藝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官至御史

馮元興博通禮傳有文才爲中書舍人有文集百餘篇

封肅字元邕早有文思博涉經史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園園賦其詞甚美孝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撰古來文章并序作者云疾號曰文譜未訖病卒時賢良惜之其文筆凡百餘

篇

邢虬爲光祿少卿明經有文思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

梁祚爲中書博士作代都賦頗行於世

夏侯道遷爲豫州刺史雖學不周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來甚有意理

裴敬憲學博士清爲太學博士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鏡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

温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寺堂碑文給事中嘗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繇是稍知之累遷中書舍人散騎嘗侍領本州大中正梁武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縡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深謝舍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良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業

梁祐爲大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詩詠

李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參軍

祖瑩歷散騎黃門侍郎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不減於袁嘗焉

裴伯茂學涉羣書文藻富贍爲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魯爲豁情賦東魏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

邢昕好學蚤有才情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

北齊邢邵字子才臧之弟也十歲能屬文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後爲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尚書令尚書李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魏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

瑒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

獨步當時每有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

遠近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爲中書侍郎撰典言行於世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悟誦藻道逸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雜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絲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叔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

與令史等作晉州啓請粟二千石代功曹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畧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簡珽卽引伏神
 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錡其穀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
 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辭也元康
 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二日
 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
 免官散參相府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神武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

等者玩其文位至高陽太守

顏之推博覽羣書辭情典麗有文三十卷竝行於世
 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入隋爲太子學士

鄭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望文襄引爲館客
 歷太子舍人崔昂後妻卽元禮之妹也魏收又昂之

姊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
 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

收但知姊夫疎於婦弟終台州別駕
 楊愔字彥遵風度深敏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及

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位至驃騎大將

軍開封王

北齊裴諷之字士正少有儒學楊愔闔門葬記諷之
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入周為文帝大行臺倉曹
郎中卒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善屬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
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製位終吏部郎中

王昕字元景少篤學雅好清言有集二十卷位至銀
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

王暉字叔朗好學不倦文宣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嘗
苦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劉逖字子長留心文藻頗工詩詠所制詩賦及雜
筆二十卷位至散騎嘗侍覽諸同者而深歎美

荀仲舉為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槩交遊槩死仲
舉因至其宅為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辭甚悲切世
稱其美

蕭愨工於詩詠愨曾秋夜詩賦兩句云芙蓉露下落
楊柳月中疎為知音所貴官為田曹參軍

李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義之美少與趙郡李審齊
名為邢魏之亞兼侍御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曾薦

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雲集其文章十卷託魏叔為

之序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鑿蒞官清苦致

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為主簿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文章第四

後周薛澄字景猷初仕西魏文帝為中書侍郎大統

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之頌又文帝作二歌澄

各為頌

王褒博覽史傳能屬文初仕梁元帝為僕射江陵未

隋前袞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詞至此方驗焉

唐瑾爲司中大夫兼內史所著賦碑誄二十餘萬言薛真幼覽墳籍好屬文所著文章二十餘卷行於世位至驃騎大將軍封開府儀同三司

禛此字仲盤博涉子史雅好屬文爲中書侍郎修起居注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虬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虬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盧柔爲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

啓行於世者數十篇

宗慄少聰慧博有才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篤志好學兼善文筆終爲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感興乃作雪賦以遂志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長於論難所爲筆誄表頌竝傳於世位至都官尚書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初在梁事昭明太子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

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自梁入周位望通顯嘗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後爲司宗中大夫明帝雅好文學信特蒙惠禮羣公碑誌多相託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及者

顏之儀博涉羣書好爲辭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哀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後爲集州刺史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柳慶字更興博涉羣書初仕魏孝武爲尚書都兵郎

中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獨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雜防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移况才子也

柳機博涉羣書辭彩雅贍有文集行於世位至御史下大夫

蘇亮字景順少通敏博學好屬文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位至侍中

薛慎能屬文善草書爲藩部大夫有文集頗爲世所

傳

李旭解屬文武帝時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旭自
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
旭所作也旭嘗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治
務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

韋夔高尚不仕時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夔辨
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道似有深淺其
致理若無等級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夔少愛
文史蓄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節虛靜惟以
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雖多並

不存

擅翁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表
奏皆翁為之

隋虞世基初仕陳為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較
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座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疋
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嘗為五言詩以見意
情理凄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咏
盧愷魏中書監柔之子也為禮部大夫李穆攻拔軹
關拍崖山鐘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
大造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

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解屬文高祖時為虞部侍郎
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讌
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
帝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入適述
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嘗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孫萬壽博涉子史善屬文滕穆王瓚引為文學坐衣
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
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盛為當時之所
吟誦天下好事者書壁而翫之

王貞少聰敏善屬文詞開皇中舉秀才授縣尉非其
道也於是謝病於家齊王暕鎮江都以書召之又索
文集貞啓謝上集云十三卷復上江都賦

李德林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
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嘗侍
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後北齊任城
王諧薦德林於尚書令楊遵彥楊遵彥即令德林製
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因大相賞異以示
吏部郎中陸印云已見其文筆浩浩如黃河東注比
來所見後生制作涓澮之流耳印仍命其子又與德

林周旋戒曰汝無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齊平爲高祖丞相府從事內中郎禪代之際其相國摠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位爲內令史卒旣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古人焉初撰奉思賦一篇世稱其麗又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二十卷行於世

潘徽性聰敏善屬文爲秦孝王俊學士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恩賦俊

覽而善之又爲述江都集禮序

杜正玄自入世祖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卽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成章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又皆立成而詞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祖君彥言詞訥澁有才學大業末爲李密所得署爲記室參軍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

楊素爲尚書令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

道衡氣調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之盛作未幾而卒道衡嘆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

卷

牛弘在周起家為納言上士嘗專文翰甚有稱善以大業六年卒加右光祿大夫贈儀同三司有文集十

二卷行於世

何妥為龍州刺史箴勒於州門外有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王頴字景文解縷文善談論有文集十卷官至國子

博士

薛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

大夫所有詩詠詞致清遠為襄城郡掾卒官

諸葛穎能屬文煬帝時為著作郎甚見親倖有集二

十卷

嘗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

為五言詩詞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

理可稱

王胄字承基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自

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帝

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

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
 詩也帝所有篇什令繼和
 庾自直少好學大業初為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
 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時為煬帝所愛帝有
 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
 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薛道衡為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傳繹聘齊以道衡兼
 主客郎接對之繹贈詩五言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
 魏收曰傳繹所謂以蚓投魚耳道衡位至司隸大夫
 有集七十卷

薛師古為安城尉時薛道衡為襄州總管與其祖有
 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帝嘗使其倚掖利病甚親昵
 之
 宇文弼音弼博學多通為禮部尚書所著詞賦二十餘
 萬言
 虞綽字士裕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傳
 繹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
 尚也為著作佐郎從煬帝征遼東帝舍臨海顧見大
 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柳詵少聰敏解屬文為晉王諮議參軍王朝京作歸

藩賦命誓爲序詞甚典初王屬文敷庾信體及見晉後文體遂變誓位至秘書監有集十卷

高構字孝基有名於時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位至吏部侍郎正臧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唐高士廉風調溫雅屬詞清潤隋司隸大夫薛道衡

起居舍人崔祖濬竝稱先達與士廉爲忘年之好每因事隙多賦篇章繇是公卿藉甚位至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褚亮初在陳年十八詣僕射徐陵與商確文章陵每嘆異後主聞之召見時江惎及諸詞人咸在詔亮賦詩合坐推善國初爲弘文館學士亮本以文翰知名每有新詩好事之人傳寫信宿遍於京邑虞世南善屬文嘗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世南爲秘書少監上聖德詞論多不載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

袁朗勤學好屬文初在陳爲秘書郎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歸朝爲給事中卒有文集十卷

庾抱初在隋爲延州參軍後三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成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召於坐獻始皇孫頌深被嗟賞公賦謝書云至尚書書美保謝偃爲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其詞甚工太

宗聞而召見自製賦序言區寓又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紙數十疋偃又獻推皇誠德賦以申諷諫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
張蘊博涉書傳善綴文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卽位上大寶箴以諷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隋大業中授桂州司馬所經名川美境必制篇章莫不藻麗清新爲當時所諷誦貞觀十一年以宗正卿致仕太宗嘗製帝京篇命百藥竝作歎其工手詔曰卿何其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

宿而意之新乎百藥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亦皆唵諷有集三十卷

蕭瑀字時文梁明帝之子也姊為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帝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氣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瑀太宗時位至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

岑文本為秘書郎直秘書省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籍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

劉子翼以文學知名貞觀中為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有集二十卷

杜正倫善屬文貞觀初置文學館尚書左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累遷中書令有集十卷行於代

張昌齡弱冠以文辭知名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

甚悅乃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後卒於襄州司戶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
 元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特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初應進士舉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義府援筆為詩曰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太宗喜曰當借卿全樹何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張文宗為亳州刺史高宗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縑百匹

富嘉謨舉進士為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辭皆經典為本時所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蠲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嘉謨既卒少微哭而賦詩尋亦卒

李安期百藥之子也七歲解屬文龍朔中為司列少嘗伯受詔為東封朝覲壇碑文

崔行功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
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有集六十卷
裴遵慶初登省所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理體識者見
之知有公輔之量位至尚書左僕射
上官儀涉獵經史善屬文龍朔中爲弘文館學士工
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當時多有教其體者
時人爲上官體
崔液湜之子也尤工五言之作湜嘗嗟賞之曰海子
我家之神駒也海子卽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
兄配流逃匿於郢州胡履靈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

詞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
集十卷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素舉及第乾
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
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
之諸王鬪鷄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勃後以
罪除名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
辭甚美勃每有制作時人咸誣詠之著有文集三十
卷

楊炯華州華陰人博學善屬文爲盈川令如意元年

十月望日宮中出孟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雒城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孟蘭盆賦詞甚雅麗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炤鄰東野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亦以爲然崔融李嶠及張說皆爲一時宗匠崔李嘗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嘗流所及炯與炤隣則可企而至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然愧在盧前爲誤矣

盧炤鄰博學善屬文爲新都尉以疾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有文集二十卷

駱賓王善屬文於五言詩尤妙爲長安主簿坐職左遷鄒雲卿集其文爲十卷
魏昭祖爲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有文集二十卷
劉知幾爲懷州獲嘉縣主簿則天朝官爵易得而決網嘗嚴故人竟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又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志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

此矣
員半千為右衛長史顯福門待制則天封中岳半千
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
張鷟字文成自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為
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
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士後
為司門員外郎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
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
仙童潛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
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為也新羅

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
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孔紹安少以文辭知名為秘書監因侍宴應詔詠石
榴詩曰只為時來晚花開不及春時人稱之

蘇味道初為裴行儉征突厥嘗記孝敬皇帝妃父裴
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記於味
道援筆而成詞理清密盛傳於世

朱敬則為左補闕嘗採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
十代興亡論十卷為當代所重有集十卷行於世
崔融為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

比文集六十卷傳於代
杜審言雅善五言詩為雒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大
參軍又與州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
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於
府中醜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
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審言
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
為文祭并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
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終修文
館直學士有文集一十卷

劉允濟為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
濟上明堂賦天后甚嘉歎之手製袞美拜著作郎
宋之問弱冠知名尤善於五言詩當時無出於右為
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則天幸維南龍門令從官
賦詩左史東方朔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
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亂袍以賞
閻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而善構甚奇為時人所
賞累遷給事中

陳子昂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
兆司功王適見而驚口此子必為天下文宗後為武

攸宜管記文翰皆委之有文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
盧藏用爲之序

韋承慶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
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領表
時易之等旣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
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
不撓援筆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承慶嘗以
人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請冲和之境遂著靈臺賦以
廣其志

盧藏用尚書承慶之族有才藝早知名睿宗朝爲尚

書左丞有集二十卷

沈佺期善屬文尤長五言之作與宋之間齊名時人
稱爲沈宋位至太子詹事有集十卷弟佺交及子亦
以文詞知名

李適爲工部侍郎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
師及還適贈詩敘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
之士無不屬和凡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謂之白
雲記

許景先爲中書舍人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
口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絕之勢然屬詞豐

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

李華爲吏部員外郎頗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
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
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
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詆訶乃爲上古戰場
文燠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
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
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
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賞其言又爲魯山令元
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

四絕碑

蕭穎士登進士第有盛名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
乃召見時穎士寓廣陵居母喪卽織麻而詣京師徑
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織麻大惡之卽
令去穎士大怒乃爲伐櫻桃賦以刺之

王仲舒嗜學工文爲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溫
雅制誥所出入皆傳寫

徐安貞尤善五言詩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玄宗
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
郎

王翰爲并州長史張嘉貞竒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
撰樂府詞以敘情有文集十卷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
天下寺觀多齎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篇受
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
邕者邕歷汲郡二太守姦賊事發誅有文集七十卷
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
推重之

王維有俊才尤工五言詩獨步於當時染翰之後人
皆謚誦位至尚書右丞

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竒之召試文章授京
兆府兵曹參軍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
而譏甫齷齪有文集六十卷

熊廷景爲岐王文學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玄
宗令左右試鞞御衣烏輒嗔日叱咤廷景因獻鸚鵡
篇以贊其事帝以鳥及廷景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
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熊廷景所
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曰
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
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嘗品凡

禽寶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延景雖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許之

王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為汜水縣尉貶斥而卒有文集五卷

賈至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卽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

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卽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

可謂繼美矣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顯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四十一

文章第五

唐李揆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

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

起居郎金知宗正表奏

高適好學以詩知名濩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

遊州縣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無事干進者注意文
詞適賦詩以氣質自高時得佳句每詩朝出夕遍人
口李林甫奏授汴州封丘尉

元德秀爲魯山令秩滿居陸渾山琴觴之餘間以文
詠牽情而書語無雕刻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
人所稱

李泌字長源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尤長於詩
肅宗時爲銀青光祿大夫掌樞務

于休烈好學善屬文位至工部尚書有集十卷行於
代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代宗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
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
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而端
等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詩賦公主坐視簾中詩之
美者賞百緡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
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備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
卽以百緡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奇才此篇宿構也
願賦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卽褻賤而獻曰方塘
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味上必新開金埒教調馬舊
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端自校書郎授杭州

司馬卒

吳通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詞藻婉麗帝尤憐之
貞元初李紆爲昭德皇后謚册文張延賞柳渾爲廟
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
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劉太真涉學善爲文少時師事詞人蕭穎士位至史
部侍郎

李紆字仲舒少好學善屬文爲吏部侍郎奉詔爲興
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

李益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於歌詩德宗貞元
未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必爲教坊樂人以聽
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盡爲
屏障如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
下以爲歌詞位至禮部尚書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上西戎利害疏皆指切正要當
時服其才有文集十卷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從事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
其文擢授監察御史

崔元翰性介直少交遊惟秉一操專業於文章其對
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邕致思精密貞元中爲

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于邵以博通宏詞昇甲科位至中書侍郎有文集四

十卷行於時

武元衡工於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元

衡位至宰相

竇叔向群之父也以工詩稱官至拾遺

柳渾志學有文集十卷位至宰輔渾之兄識篤意文

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

亞其練理兩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

趣尚辯博渾亦善為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

韓愈幼孤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

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

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銛意鑽仰欲自振於

一代嘗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

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

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

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才

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

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

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

文章之甚謬者愈官至吏部侍郎

薛盛河東人存誠之父也工爲拔河賦當時稱之

崔咸長於歌詩或風景精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

悽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一十卷

權德輿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

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士憂歿以銘紀而請者十

八九文士推爲宗匠焉終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十卷

行於代

袁滋字德深嘗讀劉惔悲甘陵賦歎其褒善懲惡雖

失春秋之指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滋位

終湖南觀察使

郝高卿少以詞學見推有文集六十卷位至太子詹

事致仕

孟簡幼爲五言詩有名於江淮終太子賓客

元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

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

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旣以俊爽

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

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

贈答凡所爲詩句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

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謂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詞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憾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彊繇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快摘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於

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者有之詞直氣麗罪丘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骨卑庠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

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耳江湖間
爲詩者復相倣效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
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
者考變雅之曲往往歸咎於禎嘗以爲雕蟲小事不
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以來實慮糞土之糞
庇之以大厦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娛輒寫古
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
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
中樂虛椽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廻不爲
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

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禎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禎所
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在潭峻甚
禮接禎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
潭峻居朝出禎連昌官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喜
問禎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卽日專祠部郎中知
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繇相府甚鄙之然詞誥所出曷
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繇是極承恩顧禎嘗爲長
慶宮詞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所著詩賦詔冊銘
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
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李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位至宰相馮定字介夫累遷太子詹事定有文學長慶中源寂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孝德裕於東都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條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

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嘗為令狐楚從事慕楚章奏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彊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詞累為賓佐有表狀集四十卷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十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翁相與酬飲繇是累年不第後為襄陽巡官失意歸江東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司空圖僖宗時為中書舍人未幾以疾辭晚年為文

尤事曠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有文集三十卷

唐彥謙歷閬壁三郡刺史有詩數百篇吏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

梁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詞句切理爲時所許旣擢第後還舊山時田頰在宣州甚重之頰將起兵乃陰令以牋辭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頰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

羅隱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諷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慰薦乃授給事中終於錢塘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後唐李愚初仕梁爲右拾遺崇政殿學士忤旨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磁州舉子張礪依焉末帝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門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愚爲文尚氣格效韓柳諸公之立意

李琪字台秀唐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

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辭賦者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繇是益知名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在內署時所爲制誥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竇夢徵少苦心爲文隨計之秋文稱甚高位終翰林學士尤長於牋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薛廷珪爲中書舍人所著鳳閣書詞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於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

爲時人所稱廷珪旣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晉李象爲刑部員外郎高祖天福末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

崔悅少好學博涉經史屬詞頗工流輩罕能及之間居於滑二十餘年專以著述爲事不遊里巷郡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中舉進士後爲翰林學士

苻蒙幼聰慧好學父習爲嘗山偏較嘗遣與文士共處年十二遊佛寺見壁畫有盃渡道人因題其腹曰都緣心似水故以鉢爲舟人稍推之繇是篤意吟詠

經亭榭祠廟之間皆削拂音拂染翰題詩而去人愛其
 速成往往傳誦弱年漁獵子史不便經書為文浮靡
 惡微婉之言好為官體艷詩及嘲諢之語位終禮部
 侍郎

周張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
 以炫奇筆位終刑部尚書

王延少學為儒著詞賦欲從科舉會鄉里亂客浮陽
 屬滄帥載思遠棄鎮歸梁延挈族從之以家人貧逆
 丐侯門嘗以所為賦謁侍郎李琪琪覽而欣然曰此
 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延後為

太子少傅致仕

馬裔孫字慶先初仕後唐為宰相以晉祖受命放歸
 後以賓客致仕又為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
 為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馮道初仕後唐為相百寮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
 為之其文混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
 詠秉筆則成每成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人漸
 畏其高深繇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
 王仁裕有詩千餘首勒成一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
 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位至太子少保

賈緯有文集三十卷目之為草堂集終青州行軍司馬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於貴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位至翰林學士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總錄部 九十三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秉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落不耦而安卑盛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讒蒐慝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洎天自非精識邁倫風鑒絕出執

能洞分之哉此其為歎能哲而惠放勳垂何憂哉言
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
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彰其能否率
是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廋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

於孔子之言默

而識之如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蔡其退還與二子

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大

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也樂肇曰

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搗七日

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攫其甕中而飯之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

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哀煤

甕中回以為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

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

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

必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

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若人者此人也如魯無君子于賤安得此行而

之學行之

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

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犂文騂赤色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

犁而不用山川寧可舍之乎
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路孔子弟子為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孔子曰繇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繇死矣已而繇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

臣事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亟矣若不諱

何以語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謂之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寡人東人

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

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

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惟蒸嬰兒之味嘗於是

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

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始豎刁自刑而為公治

內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愛齊衛之問不

審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

者其死必不終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增四子者廢

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管仲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洽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特乎乃復四子官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

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

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

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四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

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乎

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

目以見仲父於地下

公孫固為宋司馬晉公子重耳文公也過宋固言於襄

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

趙衰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

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多

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

咨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

司空靖邴豫董叔洩師申書牟舌虎叔熊

十子皆盈之黨牟舌

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日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

譏其受也而不能去

叔向日與其死亡若何

言雖因何若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

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日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拜

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日必神大夫

太神

夫神奚也食邑於神因以為氏神縣今屬太原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

無不行

其言皆得行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

謂不拜

神大夫所

不能也

不能助君

而曰必繇之何也叔向日樂王鮒從君

者何能行邴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

子覺者也

覺較然正直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焉

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

於是祁奚老矣

老云

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

定保

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功謀者當明信以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

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

一以弟故

以棄

社稷不亦惑乎鯨殛而禹興

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伊尹放太甲

而相之卒無怨也

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憾心

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言弟兄罪不相及

若之何其

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共載入見公

不見叔向而歸

言為

國非私叔向也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又叔向適

黷蒺惡

惡貌

欲觀叔向從使之物噐者

從隨也噐使人應歛俎豆

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日必

讓明也

素聞其賢故問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日昔賈大夫

賈國之大夫惡以醜也

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

為妻

御之臯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

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

顏貌不揚

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

廩丘縣故城是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魯高魚

高魚

城在廩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入

雨故水實開

介於其庫

入高魚庫

而介其甲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

范宣子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

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

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言有權謀胥梁帶使

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則密也必密來勿以

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

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

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是以睦於晉

韓宣子晉大夫也聘魯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子

也不臣志志氣也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

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後欒施高彊奔魯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

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

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而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

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

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饋於是粥於是於是鼎中為饋粥饋

粥糊屬言粥糊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至儉也

達者 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

今孔丘年少 時年十七 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師之

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日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

及子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日子速納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欲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 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馬 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侈謂伯有 適衛說遽瑗 遽伯玉 史狗 史朝

之子 史鯀 史文子 公子荆公叔發 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富必厚施故政

在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

庾公衛大夫疾作虐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也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

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和辟知我是庾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喪負芻息於途牧者

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繆

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騾以贖之載而

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

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

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

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

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

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

子遂以為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

於克而反誦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夫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為晉陽請口以為璽繇乎抑
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
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
以為歸

孫叔敖為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
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
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
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節為孫
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然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
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
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
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
食起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財枉法為姦觸人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
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者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

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爲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鎖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爲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

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趙禹爲少府時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文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騎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

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
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
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
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
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韜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為吳相病免雒陽劇孟嘗過盎善待之安陵富

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

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

不以親為解凡人之於赴難齊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解者若今分疏也不

以在亡為辭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

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陽分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

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

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
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
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
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
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
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
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爲小黃令京房事贛贛嘗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
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五百
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
揚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爲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
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
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雄官至
侍郎

嚴尤爲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爲春陵侯家訟逋

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 春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

侯請大司馬府說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

六千斛芻橐錢若干萬時犯人朱福亦為舅訟租於

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福 及尤圍昆陽城中出

光武後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 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

須眉者耶何乃如是

後漢安城侯賜初與更始俱到雒陽欲令親近大將徇

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

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

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

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

器也

虞延為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

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明帝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

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

自稱南陽功曹詣闕 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珮

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 既到拜郎

用於是帝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退錄是以延為

第五倫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為九江沛二郡
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為蜀郡太
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倫後位至
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
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為漢陽太守
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
頤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

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其先記

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

郡州郡謂刺史太守

王克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為郡功曹諫諍不合自
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克見之捐其青謂父彪曰此
兒必記漢事

馮敷為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嘗
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
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筭

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
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為交趾太守胡廣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真從家來省其

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

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

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奏章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又云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徙侯父欲去父留之

待正旦使觀朝史會者數百人真於窓中聞其與父

語輩問真執賢真曰戶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

其後廣果立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公府而賢良皆不就

王諶河南尹田歆外甥

諶史不書其官

科擢始為縣門下吏

時諶名知人歆謂之日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

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明日諶送客於太陽郭遙見暲異之還白歆曰為尹

得孝廉矣近雒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

安用近雒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

在山澤歆即召暲於庭辯詰職事暲辭對有序歆甚

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穎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秦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為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

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令學卒以成德泰之所各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荷荷明海大學
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時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王柔王澤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謝軌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成各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軌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

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隱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延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官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離問繇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

號曰徵君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朗陵侯相時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淑又拔李昭於小吏

李膺為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嘗有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所羞又岑暉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為司隸校尉

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嘗歎美之以為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名卿且勿言真後

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祜官至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
 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
 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
 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
 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
 異之士以是異統後尚書令荀彧舉為尚書郎又參
 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浚義人游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
 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繇是知名時漢中晉
 文經梁國黃子英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
 無所通接雜中諸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
 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
 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問融恐
 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
 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
 薄子金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於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謁年金童幼玄稱淵為國器
 淑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國淵字子尼
少師事鄭玄

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日國子尼
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為大司農

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
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焉張孟卓與
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休必歸曹氏諸子從之
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為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
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
童皆隨之甘公出遇見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
說許妻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奈何以女
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為郡功曹邵少峻名

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金顯石於

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林宗劉曄少有孝行避

地揚州邵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為魏名臣又曹公微

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目邵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

伺隙脅邵邵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公大悅而去又云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

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為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
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
小一坐盡驚豈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
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豈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
顧雍從學琴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
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爲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
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
毅偉世之器也昨日融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愷篤誠
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召王
修爲主簿舉孝廉修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郤中有反

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從
難來惟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嘗謂功曹孔
郤廓廟才也郤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
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大帝卽從之拜廬江太守遷
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爲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
之奇也惟玄與南陽何顛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嘗
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爲其文
又云橋玄世名
知人觀魏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繇是身

名益重

何顓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顓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顓屍而葬之冢傍

陳寵為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憾寵林卒被用而以贓汗抵罪

魏荀彧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及引致當世知名邠憲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

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稱職初曹公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攸繇又言策謀士初進志才志才卒郭又進嘉曹公以為知人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叅丞相軍事

劉元起涿郡人蜀先主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元起于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元起嘗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嘗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嘗人也

元起出蜀志不見宮位

張世平中山大商也蜀先主居涿時世平與蘇雙等

皆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是而異之乃多與金財
先主繇是得合徒眾

世平出蜀志不見官位

魏茲陳留人臻之父也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
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
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於滎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魏茲出魏志不見官位

王郎漢末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後太祖徵之既
至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耶郎曰策勇冠一世
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而而相之周公瑾
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

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王雋字子文汝南人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
暉善曹公之為布衣特愛雋雋亦稱曹公有治世之
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曹公會之會
者三萬人曹公於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為魁者必
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
今作矣雋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
歎劉表見袁紹彊陰與紹通雋謂表曰曹公天下之
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
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

賈詡爲太尉初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謂人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劉琬漢末爲使者使孫策加錫命時吳大帝舉孝廉琬語人口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嘗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裴潛初爲太祖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

楊俊字季才有風鑿仕爲南陽太守漢末晉宣帝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嘗人之人也又司馬則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

甘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崔林字德儒河東武城人也有清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後爲司空薨傳異字公悌文帝時爲侍中異瓌偉博達有知人鑒異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謂裴潛終以清行顯統

冊府元龜 知人 卷之八百四十二
遂附別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
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吳謂之必反卒如其言
游殷爲郡功曹時張旣爲兒童殷察而異之引旣過
家旣敬諾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
其恃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
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旣論霸王之術旣訖以子楚託
之旣謙不受殷固託之旣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
乃許之後楚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
祖以問旣旣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
隴西

夏侯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叅戰牙門無
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於今皆爲後式
司馬德操潁川人也劉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文帝卽
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
陳群辟太祖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
周達者太祖辟之群封還勅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
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
陵陳矯并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
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群爲知人

劉曄為侍中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

曄一見諷達而皆云此二人必反卒如其言

達有容止才觀

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督侍曄曰達有苟得之心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者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張既為雍涼二州刺史十餘年其所禮辟扶風龐延

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涓燉煌張恭周生烈等

皆終有名位

荀攸字公達鄭袤高祖眾為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

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

亡矣公業泰字也攸終於尚書令

傅嘏為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

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

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

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

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李

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

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

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而遭明者必死豐後為

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先是何晏以才辨

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讐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故爲尚書僕

射時司馬文王輔政鍾會爲黃門侍郎會嘗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小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後果作亂被誅

何禎明帝時爲秘書丞時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選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遇兇讎夏侯霸爲討蜀護軍右將軍後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李會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

之憂然非嘗之人而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曾果滅

蜀

司馬朗為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鄉人李覲等盛得
名譽朗嘗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

崔琰為中尉琰初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
日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

王修為奉嘗修初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
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郭玄陽翟人被刑在家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
石苞皆年十二三玄從典農司馬求入衛以艾苞與

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

從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繇此見知遂被拔擢苞

亦貴顯郭玄出魏志
不見官位

杜畿為尚書僕射畿初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
有好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

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
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

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
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

世乃服畿知人魏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
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蜀司馬徽潁川人有知人之鑒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繇是漸顯

徽出蜀志不見官位

譙周字允南陳壽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壽獨不為之屈繇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蜀平坐是沉廢者累年後為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雒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

至再致廢辱皆符周言周入魏時晉文王為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侯

楊戲為射聲較尉戲性簡情未嘗以甘言加人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王連為司監較尉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棋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

吳虞翻字仲翔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嘗為騎都尉

陸遜爲太子太傅遜名知人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場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後豔恪竺皆坐誅其先見如此

胡綜爲侍中時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城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

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也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大帝卽召入蕃謝答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帝問如何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辭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大帝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大帝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曾尤與之親善嘗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

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
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
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
羊銜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
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銜及宣詔郎豫章楊
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
李肅南陽人也孟仁少從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
之曰卿宰相器也後果為丞相

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潘秘過辭於
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識主今果如其言

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為
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虞俊餘姚人也俊見張溫歎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

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

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溫出吳志無官位

陸瑁吳郡吳人也為選曹尚書初同郡聞人敏見得

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

孫河為烏程縣長吳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蔡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
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爲宜都太守貞固幹事好識
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
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
族仕進先至宜郡太守忠乃代之

闕澤字德潤爲太子太傅初丁固在襁褓中澤見而
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終如其言

季衡爲威遠將軍衡本襄陽卒家于漢末入吳爲武
昌庶民聞季衡有人物之鑒往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

尚書劇曹郎才也

顧邵爲豫章太守好樂人倫初錢塘丁諳出於役伍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
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諳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
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

張承爲奮威將軍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欵南陽
謝景於孤微童幼並爲國士欵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又諸葛恪字元遜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
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
流無不造門

